

她天赋异禀，惊才绝艳，行医江湖
他是当朝九皇叔，生而高贵，斜睨天下

中国移动“咪咕阅读”
征文大赛导师阿彩成名之作

作品人气累计过亿

同名电视剧正在拍摄之中

“有你在，真好。”

神医

阿彩 [著] ▼

5

凤离嫡女战苍穹

『青天白日，本王不会做梦。』
九皇叔略略用力，便将人搂到怀里。
不等凤轻尘反应过来，便低头吻住她的双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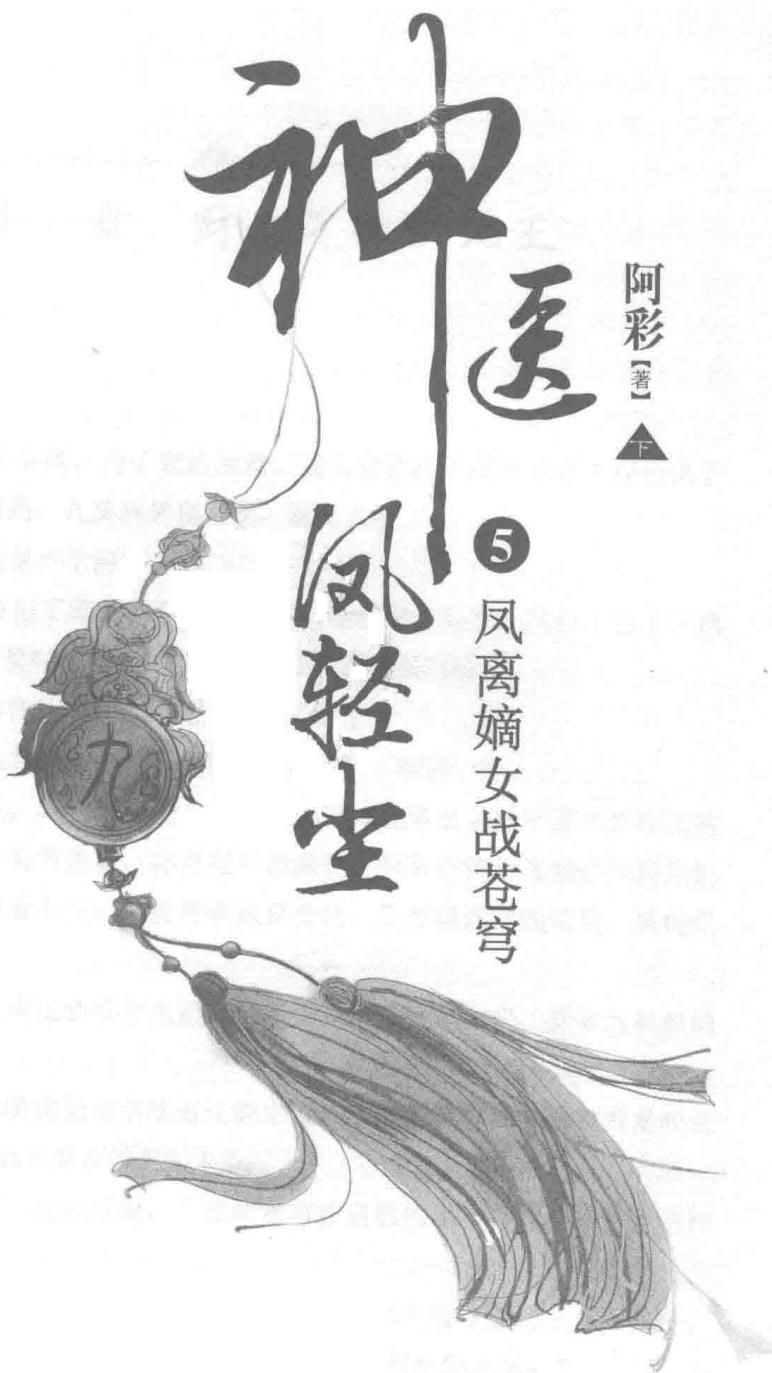


新世界出版社



阿彩【著】
下

⑤ 凤离嫡女战苍穹





第二十一章 财大气粗的北王

北陵皇室的办事效率很高，为了表达歉意，当天就把医治眼疾的皇室秘药送了过来。收到那颗所谓的秘药，九皇叔想也不想，就丢土里。

这药，能不能吃，还是一个问题。

三天后，北陵皇室查出了暗杀的幕后指使者。看到那个名字，凤轻尘笑了，把这个推出来，确实可以暂时平息他们的怒气，北陵皇室果然聪明。

凤轻尘打发掉北陵的官员，转身和九皇叔说了这事。

“司徒将军？北陵皇上真舍得。”九皇叔唇角微扬，嘲讽一笑。

“不舍得也没有办法，其他的都是自己亲生儿子，北陵皇上总不能牺牲自己的儿子。要是推个小虾米出来背黑锅，你肯定不会满意，只有司徒将军勉强能消你的心头怒火，毕竟你的眼睛看不见，司徒将军也有责任。”北陵这样的处置，凤轻尘并无不满。

想来也是，北陵皇上肯定会推个人出来背黑锅，至于推谁出来，就看九皇叔的态度。

九皇叔态度软和，就随便把罪名推给江湖中人或者前朝都行。九皇叔要是咬着这事不放，那就推一个能让九皇叔消气的人。

“司徒将军泉下有知，定会后悔。”北陵皇帝连自己的属下都保护不了，这样的主子跟着有什么意思。

凤轻尘轻笑一声，没有接话，而是说起另一件事：“北陵皇上选了几个日子，也准备在大婚前给北陵凤谦封王，北陵的意思是，想先问问你的意见。”

北陵这一次是真怕了，不然也不会事事都寻问九皇叔的意见。

“为什么不同意，本王就是为两国和亲而来。让北陵定下日子，只是要加上一条，安平三年无所出，北陵凤谦才能娶侧室。”

九皇叔双眼紧闭，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，纵使凤轻尘也不明白，九皇叔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条件，不过她相信，九皇叔不会害安平。

九皇叔松了口，安平公主与北陵凤谦大婚的日子很快就定了下来，至于九皇叔所提的要求，北陵凤谦想也不想就答应了。

他已经知晓安平公主无法生育的事情，九皇叔此举在北陵凤谦眼中，就是想多争取三年的时间，看能不能医好安平公主的不育症。

“我绝不会给东陵这个机会。”北陵凤谦看着远方的雪山，目光坚定。

安平公主嫁入北陵，他看在东陵的面子上，会给她嫡妻的尊贵，也会给她女人想要的爱情，但绝不会让她生出孩子。

只有凤轻尘知道，九皇叔绝不是想给安平公主争取三年的时间，至于九皇叔具体有什么谋算，凤轻尘不知道，她也懒得问，反正这事不影响他们在北陵的行动。

北陵自从接到东陵的国书，便做好了准备，九皇叔一松口，这两件事就提上了议程。

封王的典礼很隆重，北陵凤谦被封为北王。这个封号一出，众人就明白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北陵的储君就是北陵凤谦了。

巴结未来储君很重要，北陵官员齐齐向北陵凤谦道喜，唯有他那几个兄弟，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。

北陵上下一致对外不错，可内斗同样严重，北陵凤谦的几个兄弟，对他靠一个女人封王既不屑又羡慕。

要知道，他们至今还没有封王，只是一个光头皇子，平日行事极度不便，手上也没有权力，北陵凤谦这是快了他们一大步。

“真热闹。”九皇叔心情不错。

不知情的人，还以为九皇叔吃了皇室秘药后，双眼有复明的希望。但是凤轻尘知道，九皇叔是高兴北陵内斗比他们想象中的严重。

要知道，坚固的城堡都是从内部开始瓦解的，要是北陵上下团结一致，稳如铁桶，他们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做。

北陵凤谦封王后，便有了自己的王府和封地，他的婚礼自然也是按照亲王的等级筹办。

不管当事人是什么心情，看在东陵的面子上，这场婚礼也会很盛大，会给足安平公主的面子，同样安平公主的陪嫁也不会少。

婚礼极尽奢华，凤轻尘要不是深知内情，还真以为北陵凤谦有多爱安平公主，

想要给安平公主最好的一切。

.....

婚礼结束后，九皇叔并没有离开的打算，而是告诉北陵的官员，皇室的秘药对他的眼疾无效，让北陵想办法医好他的眼睛。

他的眼睛是在北陵才瞎的，北陵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北陵皇上在九皇叔手上吃了亏，自是明白九皇叔这人不好惹，当下便把责任推给司徒将军，说一切都是司徒将军的阴谋。

当然，他这个皇帝也有识人不明的错，为了表达北陵的歉意，他们决定派人去狼堡，为九皇叔寻找天眼珠，有天眼珠在，九皇叔的眼睛一定会好。

总之，北陵会尽最大的诚意，为九皇叔医好眼睛，请九皇叔不要着急，在驿站等他们的好消息。

等？

九皇叔要是会乖乖听话，让北陵变相把他软禁在此，那他就不是九皇叔了。

九皇叔相当给面子地道：“看在安平的份上，本王不和北陵计较太多。天眼珠本王自己会去找，在找天眼珠的过程中，本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便让整个北陵为本王陪葬。”

威胁，这绝对是威胁。最可气的是，九皇叔居然还说，他没有计较太多。

北陵的官员气得吐血，却还要赔着笑脸，让九皇叔不要着急，他们已派出最精锐的部队，去狼堡求药，一定会给九皇叔求来天眼珠。要是九皇叔不愿意待在北陵，可以先回东陵，他们拿到天眼珠后，第一时间就送去东陵。

可惜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九皇叔既然来了北陵，就没有打算轻易走。现在有充分的理由，可以光明正大地留在北陵，随意行走，九皇叔要是放过了，那就是傻子。

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北陵绝不是九皇叔的对手，九皇叔不是和北陵商量，而是告知北陵他的决定。

北陵皇上又气又怒，什么话都没有说，而九皇叔也不需要北陵皇上同意，当即就派十八骑，去打听狼堡所在。

北陵上下对九皇叔此举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当作什么都不知道。实在气极，便安慰自己，别和九皇叔一个瞎子计较，他肯定会瞎一辈子好不了。

“我要是北陵皇上，我肯定会想尽办法弄死你。”凤轻尘啧啧称奇，无比佩服北陵皇上的忍耐力，九皇叔完全没有把北陵皇上看在眼里，在北陵比东陵还要自由。

她要是北陵皇帝，她肯定忍不住，早就一巴掌把九皇叔拍回东陵。

九皇叔简直是在挑战人的忍耐底限。

“你要是北陵皇帝，更不敢动本王分毫，除非你想做北陵的罪人，不然为了北陵的百姓，也得忍。”九皇叔就是知道北陵皇帝的顾忌，他才毫无顾忌。

“呃……”好像真的是这样。

凤轻尘无语地看着九皇叔，不再说话……

九皇叔也不愿意和凤轻尘在床上讨论这么严肃的话题，勾起凤轻尘的下巴，吻上凤轻尘的唇。

在床上，他们还是做一些正经的事比较好。

芙蓉帐暖，被翻红浪，而正经事做过头的后果，就是凤轻尘第二天醒来，全身像是散了架一样。

凤轻尘咬牙切齿，抓起九皇叔的胳膊就狠狠咬了一口：“都和你说了，我今天要出门，你还这么过分。”

九皇叔不痛不痒，任凤轻尘咬着，等凤轻尘消了气，才把人抱到怀里哄：“让豆豆去。”

豆豆的愣呆已传遍北陵，没人相信豆豆是精明人。

“你还好意思提豆豆，豆豆被你揍得到现在还下不了床。”豆豆那个愣呆，居然真以为九皇叔瞎了，傻傻地去挑战九皇叔，结果被九皇叔狠揍一顿，简直是蠢得没药救了。

九皇叔这人也狠，专挑肉多、见人的地方打。比如屁股，比如脸……就是豆豆有变态的恢复能力，被九皇叔那般狠揍，那张脸到现在还没消肿，屁股也没法坐。

“豆豆欠揍。”他想揍豆豆很久了，豆豆送上门来，他不揍白不揍。

凤轻尘在九皇叔腰间捏了一把：“一大把年纪了，还跟个小孩子计较。”

“你在说本王很老？”九皇叔的脸立马黑了……

“没有，没有，你一点也不老。”凤轻尘吓了一跳，连忙上前哄着九皇叔。但好话说尽也没有把九皇叔哄好，最后还是小小的牺牲了一下，让九皇叔吃得饱饱的，这才把事情给了了。

事后，凤轻尘发誓，她再也不说九皇叔老了……

九皇叔和凤轻尘在别院与北陵官员周旋，十八骑则忙着调查狼堡的消息。不过，十八骑是做给北陵上下看，凤轻尘和九皇叔的计划是从寒月山庄下手。

蓝景阳既然参与了陷害九皇叔的计划，凤轻尘和九皇叔又怎么会轻易放过他。

下午，凤轻尘带着豆豆出了驿站，监视的人立马跟了上去。

“有尾巴，好几只。”豆豆挪挪屁股，又扯扯垫子，一副坐不住的样子。

“让他们跟着，我们逛我们的。”凤轻尘打了个哈欠，靠在马车上休息。

“你昨晚做坏事了？”豆豆看凤轻尘没啥精神的样子，一脸好奇。

凤轻尘在豆豆脑袋上敲了一记：“九皇叔说得没有错，你真欠揍。”

“你们两个坏人，就知道欺负我。”豆豆抱着头，躲在角落里装可怜，“等我找到了师父，让师父帮我。”

“你做梦吧，你师父不会帮你。”凤轻尘已经知道杀手联盟和凤离族的关系，才不怕那几个老怪物呢。

只要她坐稳凤离嫡女的位置，杀手联盟就不敢找她麻烦，那天价悬赏挂在那里，就算有人心动，也没有人敢下手。

“为什么？”豆豆一脸不解，“为什么师父对你那么好，比对我还好？”

“因为我比你招人疼。”凤轻尘捏了捏豆豆的脸。

不错，养了几天，胖了不少，手感挺好。

“疼呀……”豆豆呲牙咧嘴，“放手，快放手，疼死爷了。”

“你还知道疼，你呀，记打不记疼。下次别去挑衅九皇叔，他不是你能对付的。”即使九皇叔没有武功，光凭脑子也甩豆豆一大截。

豆豆这种水平，估计和思行差不多。

“我不就是想趁他眼睛看不到，占点便宜嘛，哪里知道他一个瞎子也那么厉害。”想到被九皇叔狠揍的情景，豆豆眼睛都红了。

他长这么大，还没有被人当成小孩子那样揍过，九皇叔太过分了。

“姑娘，到了。”赶车的是十八骑，刚说完，马车就稳稳地停了下来。

“这是集市，凤轻尘你来集市做什么？”豆豆下了马车，左右张望了一下，发现这地方是他从来不曾到过的地方。

“来集市除了买东西，还能做什么？”凤轻尘下了马车，让十八骑打听了一下附近的店，便示意豆豆跟她走。

“轻尘，你要买什么？”豆豆看凤轻尘逛的地方越来越诡异了。

“买菜。”

“啊……啊！”豆豆嗖的一下站在凤轻尘面前，夸张地看着凤轻尘，“你会买菜？你认识菜吗？”

“难不成，你想天天吃肉？”北陵的特殊地域，造成这里的百姓几乎只食肉，蔬菜什么的价比黄金，只有皇族才能享用。

“不想，可是……这里有菜卖吗？还有，我没有买过菜呢，菜要怎么买？”豆豆发现他又找到了好玩的事，一路上叽叽喳喳问个不停。

凤轻尘扶额，觉得听九皇叔的话，把豆豆带出来绝对是个错误的决定，九皇叔肯定是嫌豆豆太吵，才要她把人带出来。

凤轻尘不理豆豆，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，找到一家卖蔬菜的店。当然，这个时候在北陵，只有萝卜可以买，凤轻尘也不嫌弃，把店内所有的萝卜都买了，付出去的是一锭金子，让他们明天送货。

在东陵，几文钱就能买到的东西，在这里却要拿金子去买，可见两国的差异。

买了萝卜后，凤轻尘又去买大坛子，同样是明天送到驿站去。这下不仅是豆豆了，就是身后监视的人，也不解凤轻尘这是要做什么。

凤轻尘只笑不语，一路买下去，然后来到一家醋店：“小二，你们掌柜在吗？”

“姑娘要买什么醋，我们这都有。”小二殷勤地上前，凤轻尘一脸微笑，再次提出要见掌柜：“我要的量比较大，想和你们掌柜亲自谈谈。”

“好咧，客官里面请。”小二双眼一亮，把凤轻尘迎了进去，豆豆和十八骑在外面守着，监视的人也没有跟上前。

凤轻尘一路买东西，到哪家店都这样，说的话不外乎就是讨价还价。

醋铺的掌柜是个很普通的中年人，说话也不怎么出彩，直到凤轻尘说“掌柜，价格能不能少？三百斤醋你给我少十文钱。七百六十四文三，你卖不卖？”时，掌柜的脸色才有变化，立马从普通商人变成精明商人。

“这个价格太少。八百七十二文四。你要不要？”掌柜看着凤轻尘，那双浑浊的眸子似有精光闪过。

这才是崔家情报人员该有的气势，凤轻尘知道自己没有找错人，继续说道：“太贵了，八百九十四文一。我要了。”

“好。姑娘要的东西，明天准时送到。”那掌柜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黄牙。

在这个鬼地方守了几十年，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

“多谢掌柜，这是定金。”凤轻尘拿出一个十两的银锭子，转身离去。

要是豆豆在，肯定会眼冒金星：这是还什么价，价钱越还越高不说，给的定金比总价还要高。

凤轻尘走后，掌柜才拿起桌上的银锭子，翻过来一看，下面果然有一个小小的“崔”字。

第二天，一车车的萝卜、空坛子和醋，送到了驿站，动静很大，就连北陵的官员都惊动了。

“凤姑娘，您需要什么和我们说一声就成了，哪里需要你亲自去买。”北陵的

官员看似上门请罪，实则是打探凤轻尘买这些东西做什么。

凤轻尘那天威胁的话言犹在耳，他们很清楚，得罪了九皇叔顶多打一仗，可要是得罪凤轻尘，那就是断北陵生路。

他们不怕打仗，就怕几大世家联手断他们的粮。

对方客气，凤轻尘也好说话：“我在驿站闲得无事，便随便逛逛，北陵的雪景很美。”

套话的官员顺势接话：“凤姑娘难得来一次北陵，是该到处看看，我北陵的风光和其他三国不同，这万里雪峰也只有我北陵才能看到。”

这是北陵人的骄傲。当然，他不是来和凤轻尘讨论北陵风景的，重点是要问：“不知凤姑娘，您买那么多醋和坛子要做什么？需要我们派人过来帮忙处理吗？”

买醋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吃……

坛子呢？

腌萝卜！

价比黄金的萝卜，拿来腌？

北陵官员发现自己胃痛了。

于是，凤轻尘是败家女、爱吃醋的名声，一天内传遍北陵皇都，而能在皇都占一席之地的都是聪明人，他们当然不会相信，凤轻尘只是单纯地爱吃醋。

联想到这几天，北陵贵女上门拜访、挑衅的事，北陵上下顿时明白了。

原来，凤轻尘是借此告诫北陵贵女们，没事别去驿站找九皇叔，她凤轻尘爱吃醋，不喜欢别的女人缠着九皇叔。

小性子，尖酸，妒妇。

这是北陵贵女对凤轻尘的评价，凤轻尘听到后那叫一个郁闷：“我什么时候吃醋了？”

“浑身上下都是酸味，还说没有吃醋。”九皇叔戏谑地笑道，凤轻尘更加委屈了，“我刚从醋坛里拿了东西，身上能不酸嘛。”

九皇叔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嫌弃凤轻尘一身酸味。

凤轻尘昨天在市集逛了一天，重点就是去崔家的醋店，让崔家在北陵的探子帮她查一查寒月山庄的事。

凤轻尘和九皇叔商量着，过两天就去寒月山庄找蓝景阳，在此之前当然要了解一下寒月山庄的情况。

“这寒月山庄有古怪。”凤轻尘将泡在醋坛子里的情报看完后，递到九皇叔面前，九皇叔嫌弃地摆了摆手，“烧了，你告诉本王就成。”

“自己看。”

“难闻。”

.....

最终还是九皇叔赢了，因为九皇叔的眼睛“看不见”。

在北陵，大部分男人都要去雪山打猎或者采药，孤身前往是很危险的事，大多数人会选择组成一个团，一伙人同时出发。这种组队有临时的，也有永久的。

寒月山庄最初就是一个这样的组织，不过后来发展得越来越好，就变成了一个山庄，手上有自己的商队、猎队和护卫队，算是北陵数一数二的大山庄。

表面上看，只是一家普通的山庄，可随着深入调查，就发现寒月山庄这几年陆陆续续存储了不少铁器，手上甚至有一座废弃的铁矿。

北陵全民崇武，铁器管制并不严格，寒月山庄此举在北陵并不算什么。不过崔家是什么人家，大家族对这种事都特别敏感。

有铁器是不错，可当铁器超过一定的水准，那就有猫腻了。

凤轻尘惊呼：“寒月庄主是前朝的人？”崔家没有查出寒月庄主的来历，只查出现任庄主与蓝景阳有师兄弟的情份。

“嗯。你不是说他背后有人护着嘛，应该就是这位寒月庄主。”九皇叔连提蓝景阳的名字都懒得。

“师兄弟，感情很好。这位师兄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似乎喜欢蓝景阳先生。”估计姻亲是最好的联盟关系，从崔家人查到的消息来看，寒月庄主有意促成此事，不过蓝景阳似乎不太乐意。

也是，前朝皇室后人嘛，哪里愿意娶自己属下的女儿为妻。

“看样子，两人的关系也不怎么牢靠。”前朝都不在了，蓝景阳实力又不够，居然还想端主子的架子，也不怕寒了下面人的心。

九皇叔越发地看不上蓝景阳，要不是需要蓝景阳说出狼堡所在，九皇叔都不愿意和蓝景阳那人打交道。

因为他完全不是自己的对手。

摸清了寒月山庄的情况后，九皇叔和凤轻尘不再等，而是直接上门。

这件事北陵皇上也知晓，表面上阻止了一下，便任九皇叔离去。其实心中暗自祈祷，九皇叔最好死在狼主手上，永远别再回来。

寒月山庄那边早就收到消息，凤轻尘和九皇叔一到庄外，二庄主和三庄主便亲自迎接，看到九皇叔眼睛上蒙着一块黑布，两人飞快地交换了一个眼色。

“九皇叔和凤姑娘大驾光临，本庄蓬荜生辉。外面冷，九皇叔、凤姑娘，请请

请……”二庄主与三庄主热情地上前，初次见面，却毫无生疏之感，热情又大方。

“打扰了。”凤轻尘保持东陵贵女的风度，浅笑温婉，并不多言。

九皇叔应了一声，更是一句话都不说，不过两位庄主并没有因此尴尬，好像不知九皇叔的冷淡一般，一路上热情地向二人介绍寒月山庄的风景。

凤轻尘只是偶尔应一句，倒是豆豆一脸好奇，不停地问东问西，一路上倒也热闹。

来到庄内，蓝景阳与寒月庄主已在门口亲迎，寒月庄主虽是稷下学宫的学生，人却虎背熊腰，身上没有读书人的儒雅，不过从谈话中，还是能听得出寒月庄主学识不凡。

九皇叔不耐烦与寒月庄主和蓝景阳寒暄，吃过一顿饭后，便以旅途累了为由下去歇息。

“这位寒月庄主，果然是个人物。”和蓝景阳相比，九皇叔更欣赏寒月庄主，一个徒手打下寒月山庄的男人，一个能独自在北陵挣下一分基业的书生。

“可惜，跟错了主子。”凤轻尘检查了一下茶水，确定没有问题，才倒了一杯给九皇叔。

在北陵，主食永远是肉，她真吃不习惯。

……

“那位的眼睛真的瞎了？”寒月庄主眼睛看不到，只能问蓝景阳。

“皇都传来的消息不会有假。”蓝景阳虽然不满寒月庄主的态度，面上却是没有表现出来：“这几天你好好招待他们，务必要试出那位欧阳和十八护卫的本事。”

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，蓝景阳知道九皇叔身边很多人和事，可惜一点也不清楚豆豆和十八骑的事情。

这不是属于蓝九卿的力量，更不是蓝氏的力量。

“是，少主。”寒月庄主听出蓝景阳话中的意思，恭敬地弯腰，蓝景阳这才满意地点头，他还想再说什么，门外突然响起女子的娇俏声：“你们这两个死奴才，还不快给本小姐让开。”

“大小姐，庄主和先生正在里面谈事情，吩咐不许任何人打扰。”守门的护卫也很苦恼。这位大小姐刁蛮起来，谁都管不了，也不会体谅别人的难处。

“任何人？本小姐是任何人吗？还不快让开，不长眼的东西，信不信本小姐一鞭子抽死你。”

“啪……”鞭子凌空抽响，呼呼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。

“大小姐饶命。”

蓝景阳的眼中闪过一抹厌恶，寒月庄主看不见，听到自己的女儿如此刁蛮，脸上有几分不自在：“少主，灵儿不懂事，还请少主见谅。”

蓝景阳虽然不喜欢寒灵的做派，可他现在还要寒月做事，自是不会把这份不满表现出来，反倒是一脸笑意道：“灵儿天性烂漫，纯真无伪，这样很好。”

确实很好，要是寒灵和北陵女子一样彪悍，这寒月山庄最后会落到谁手里都不知道。

寒月庄主听蓝景阳这么一说，眉头立马舒展开来：“少主，我这就去把灵儿支走。”话虽如此说，寒月庄主却坐在原地一动不动。

蓝景阳眼中闪过一抹阴郁，优雅起身：“不用了，事情谈得差不多了，我也许久没有见灵儿，正好去看看灵儿。”

寒月庄主在蓝景阳走后，才一脸颓废地靠在椅子上，心里发愁。

他何尝不知蓝景阳不喜欢灵儿，可恨他眼睛瞎了，又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他只希望少主看在他这些年鞠躬尽瘁的份上，好好待灵儿。

.....

九皇叔极度大男人，他明知蓝景阳对凤轻尘的用心，又怎么会给蓝景阳接触凤轻尘的机会。

在凤轻尘去给寒月庄主医眼睛时，九皇叔找到蓝景阳：“蓝景阳先生，本王要知道狼堡所在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。”

这话傲慢又无礼，蓝景阳却不生气，笑着反问：“什么都可以吗？”

凤轻尘呢？

这话蓝景阳没有说出来，但这两个男人心里都明白。

“蓝景阳先生是聪明人，自然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。”九皇叔“看不见”，不代表他不知蓝景阳的心思。

九皇叔句句话都戳在蓝景阳的心窝，饶是蓝景阳修养再好，这个时候也忍不住了，当下便道：“九皇叔，现在是你有求于我。”

“你可以选择不说。”九皇叔无所谓道。

蓝景阳又气又恼，他肯定会把狼堡的路线告诉九皇叔，可要就这样说，他又不甘心。

这边，凤轻尘查看寒月庄主的眼睛后，明确表示自己医不好。

寒月庄主并没有露出失望的表情，只是笑着说道：“没关系，这么多年，我也习惯了。”只是，那微微往里缩的手指，泄露了他的心情。

凤轻尘医好了王锦凌的眼睛，他心里总是有那么一点期待，现在这一点期待也没有了，他可以死心了。

至于天眼珠？那种东西他是不会信的，那不过是有心人为寻找狼堡而杜撰出来的说辞罢了。

凤轻尘出来时，正好遇到蓝景阳，蓝景阳并没有把九皇叔的恶劣说给凤轻尘听，只是关心了一下九皇叔的眼睛，举止透着丝丝亲近。而很不巧，寒月山庄的大小姐，寒灵在暗处看到了。

凤轻尘转身时，扫了一眼寒灵躲避的位置，冷笑了下——果然是不入流的小手段。

寒灵又气又恼，她不敢当着蓝景阳的面撒泼，可不代表她没有别的办法。

待蓝景阳走后，寒灵便带着一帮人，浩浩荡荡地闯到凤轻尘的院子，不管不顾，直接破门而入。

屋内只有九皇叔和凤轻尘，九皇叔眉头微皱，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，凤轻尘起身，看向带头的红衣姑娘，沉声问道：“寒大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家小姐的夜明珠不见了，还请两位贵客行个方便，让我们找一找。”一丫鬟上前，说明来意。

“你们家小姐的夜明珠不见了，找到我这里来？这就是你们寒家的待客之道？”有这么一个拖后腿的女儿，寒月庄主真悲哀。

“除了你还能有谁，你没来之前，我可没有丢过东西，看你这寒酸样，之前定是没有见过夜明珠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会心动下手偷窃也是正常。”寒灵一脸倨傲，她虽然知道九皇叔是东陵王爷，可在她的认知里，东陵的王爷和北陵的王爷都差不多，穷酸得很。

“这么说，寒大小姐是认定我偷了东西，要抄我们住的院子？”凤轻尘怒极反笑。

这寒灵还真是一颗好棋子，蓝景阳只是和她说两句话，这就找上门闹，蓝景阳到底想做什么？逼他们和寒月山庄撕破脸，没办法留在这里，然后……只能去问他狼堡在哪里？

真当他们非去狼堡不可吗？

“你要这么说也可以，我那颗夜明珠价值千金，世上仅此一颗，连宫里的公主都没有。”寒灵并未说谎，北陵皇室有夜明珠，但一般不会给公主玩，平时也不会轻易拿出来。

她爹疼她，才拿夜明珠给她玩。

“世上仅此一颗，多大的夜明珠？”凤轻尘不着痕迹地挡在九皇叔面前。

这位寒灵小姐就像一颗移动的香薰球，身上的香味浓死了，九皇叔已经很不高兴了。

“鸽子蛋，不……婴儿拳头那么大。”寒灵比划了一下，看凤轻尘没有露出羡慕嫉妒的神色，当下恼了，“你们还愣着干嘛，还不快给本小姐找，要是被人偷拿出去，我把你们都卖了。”

“是。”寒月山庄的下人听令，就往院子里冲，九皇叔突然一拍桌子：“大胆。”

“这……”下人吓了一跳，一个个看向寒灵。

寒灵也吓得直哆嗦，可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，心里发虚面上也要强：“你才大胆呢，这是我寒月山庄的地盘，你是什么人，胆敢在我寒月山庄大呼小叫。”

“哼……寒庄主好教养。”九皇叔一脸嘲讽，明明眼睛被黑布挡住了，寒灵却觉得自己好像被一双幽深的眸子锁定了。

“你，你想干什么？”寒灵胆怯，往后退了两步。

“你丢了夜明珠是吗？”九皇叔可不会怜香惜玉。

“是，是……”寒灵傻傻地点头，九皇叔又问，“丢了几颗？”

“一，一颗。”

“一颗是吗？好……本王还你十颗。”九皇叔对着空中大喊一声：“欧阳，出来！”

在人前，九皇叔和凤轻尘还是会给她面子的。

“给。”豆豆捧上一小袋夜明珠，没有丝毫心疼的样子。

别以为九皇叔是土豪，出门带一袋子夜明珠。这是北陵皇室给九皇叔压惊的，九皇叔嫌重，便全部给了豆豆，让他缺银子的时候拿去当。

“哗啦啦……”九皇叔倒出十颗鸽子蛋大小的夜明珠。

夜明珠的光芒在白天并不显眼，此刻却刺得寒灵眼睛生痛：“怎么，怎么可能？”夜明珠什么时候这么不值钱了。

豆豆不屑道：“没见过世面的穷酸小丫头，不就是一颗夜明珠嘛，亏你好意思叫嚷。你不叫出来，我们都不知道寒月山庄穷成这个样子。居然拿颗夜明珠当绝世宝贝，你们寒月山庄还真是有见识，这种不值钱的东西要多少我有多少，还需要去偷你的？你以为自己是谁呀，就你这种货色也值得我们关注？”

豆豆可不像凤轻尘和九皇叔，半点也不客气，什么难听挑什么说。

“我，我……”小姑娘丢了脸，一张俏脸涨得通红。

“你什么你，看你这副穷酸样，怎么？没见过这么多夜明珠？别急，现在都是你的了，你以后就天天抱着它们睡，免得再诬赖别人偷你东西。”豆豆跳到九皇叔身边，从九皇叔手里抓出十颗夜明珠，反手就朝寒灵砸去，“夜明珠很宝贝是吗？爷今天就拿夜明珠砸你，砸碎了算爷的。”

“呼呼……”十颗珠子分开，分别对准寒灵手脚身子和脸。

“救命呀，蓝景阳哥哥救命，爹救命……”寒灵吓得转身就往外跑，这个时候得到消息的寒月庄主正好走进来。

他有防身的武功不错，但是武功并不高，毕竟他最适合练武的时候都待在书院，面对豆豆砸过来的夜明珠，寒月庄主只能挡在寒灵的面前：“灵儿小心。”

蓝景阳一直站在暗处，看寒灵用如此粗暴的手段对付凤轻尘，觉得脸都丢尽了。

后面看到九皇叔财大气粗，更是无脸见人，更不用提出来替凤轻尘解围了。见寒月过来，蓝景阳便打算悄悄离开，可惜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身影突然挡在蓝景阳的面前。

“蓝景阳先生，这出戏才刚开始，你可别急着走。”

“啪啪啪……”十颗夜明珠全部打在寒月的身上，寒月吃痛，摔倒在地。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听到豆豆的声音，当下整个人都愣了：“蓝景阳？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蓝景阳根本没想到，九皇叔会当众拆穿他，这种直接而暴力的做法，实在不符合皇室中人的行事规则。

皇室中人做事，讲究一个脸面，哪怕暗里斗得你死我活，面上也是谈笑往来，可是九皇叔出招，完全不讲这个潜规则，随心所欲到让人无从招架。

蓝景阳呆在原地，一时不知如何解释。寒月庄主也不是笨蛋，转念一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心中一片悲凉。

他还活着，少主都能不顾灵儿的死活，肆意地利用她。他要是死了，少主还会管灵儿的死活吗？

退一万步说，就说今天灵儿来闹事和少主无关，少主眼看着灵儿受伤，见死不救也是事实。

想到这里，寒月庄主“噗”的吐出一口血。

蓝景阳的眼中闪过一抹阴郁，面上却是不显，依旧是温和儒雅，要不是知情，凤轻尘都要怀疑，九皇叔冤枉了蓝景阳。

可惜，蓝景阳这副样子，九皇叔和寒月庄主都看不到。

蓝景阳脑子里闪过各种理由，正准备为自己辩解，可惜九皇叔根本不给他机会。

九皇叔慢条斯理走到蓝景阳的面前，低沉而缓慢地说道：“寒月庄主和蓝景阳先生，两位不欢迎本王可以说直接说，本王一向不喜欢勉强人，这寒月山庄本王并不是非来不可。”

“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不觉得丢人嘛？拜托两位下次暗中使什么手段时动动脑子，别再使出这么粗鄙的手段，你们丢得起人，本王还丢不起这个人。”

这话是毫不客气地打蓝景阳的脸，蓝景阳这些年一直顺风顺水，从不曾被人骂得这么难听，当下就变脸了。可惜，九皇叔看不到，略一停顿，又自顾自地道：“既然寒月庄主与蓝景阳先生不欢迎本王，本王也不久留。本王此次前来寒月山庄，只为寻得狼堡所在，如果寒月庄主与蓝景阳先生知晓，劳烦告知一声，至于酬劳……”

九皇叔手中的两颗夜明珠弹了出去：“贵庄喜欢夜明珠，本王就拿这夜明珠当酬劳。两颗不够，本王日后让人再送两颗拳头大小的来。”

这是污辱，这绝对是污辱。

“九皇叔说笑了。”蓝景阳一张俊脸忽青忽白，恨不得一拳打向九皇叔，把九皇叔脸上的笑容打飞。

明明自己的出身更高贵，凭什么东陵九站在他面前，就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明明有求于他，却是一副施舍的口吻。

他蓝景阳不需要！

“怎么？莫非蓝景阳先生嫌少？没关系，本王不是一个小气的人，蓝景阳先生需要多少，可以直接开口。”明明知道蓝景阳心比天高，九皇叔却一再打击他，让他见识到两人的差距。

蓝氏后人？手上没有相应的实力，蓝氏后人算什么东西，不过是心比天高、命比纸薄的废物罢了。就这样一个废物，也敢和他抢凤轻尘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

蓝景阳听得气血翻滚，要不是他理智尚在，早就对九皇叔出手了，他出身明明比九皇叔好，可是……这些现在都不能说。

忍，必须忍。

蓝景阳扯出一抹僵硬的笑，牵强地说道：“九皇叔，刚刚的事不过是误会。灵儿纯真善良，行事不拘小节，她并没有恶意，还请九皇叔和凤姑娘，看在灵儿年纪小的份上，不要与灵儿计较。蓝景阳在此，代灵儿向两位道歉。”

蓝景阳弯腰行礼，直到整个礼行完，九皇叔都没开口，凤轻尘给面子地开口：



“一件小事罢了，我们不会放在心上。蓝景阳先生既然代灵儿姑娘道歉了，这个面子肯定是要给的，这件事就当作没有发生过。”

“什么年纪小，你明明只比那什么大小姐大一岁。”豆豆相当不给面子地吐槽，众人极有默契，都当作没有听到。

有了凤轻尘这个台阶下，蓝景阳行事也就自然起来，不过总归是落了下风，最后虽万般不情愿，但是在九皇叔的强势下，他还是乖乖地把狼堡地图拿了出来。

寒月庄主也冷静了下来，他和蓝景阳的事可以私下处理，现在最要紧的是为灵儿犯的错善后。

寒月从地上爬了起来，狼狈地走到九皇叔面前，给九皇叔道歉，九皇叔淡淡地应了一声，表示他不会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，不过……

这寒月山庄他是不愿意待了，免得被人说成小偷，还是偷一颗夜明珠，这种脸他丢不起，传出去还真会被人笑死。

不知道的人，还以为东陵的九皇叔穷成什么样了。

寒月和蓝景阳再次被打脸，两人无法反驳，只能尴尬地赔笑，而罪魁祸首寒灵早就懵了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寒灵第一次发现，这世界和她想象中完全不一样，她爹不是万能的，先生也不是无敌的，在那个叫九皇叔的男人面前，不管是她爹还是先生，都只有俯首称臣的份。

“就这样放过他们？”一直到离开寒月山庄，豆豆仍旧不解气。

凤轻尘不屑道：“这么一个小角色，也值得你花心思？”蓝景阳这人，就像九皇叔所说的那样，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人身上，完全没有必要。

当务之急是找到狼族，或者说找到凤离族人，这才是他们来北陵的目标。

九皇叔和凤轻尘走得潇洒，只是苦了蓝景阳。

蓝景阳在九皇叔手上吃了个大亏，正想找机会讨回来，可惜九皇叔压根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在九皇叔眼中，他连当对手的资格都没有。

九皇叔和凤轻尘准备前往狼堡，按理蓝景阳也会暗中前往，提前与狼主和凤离族的人联系，可惜他现在走不了，因为寒灵的事，寒月对他有些疏离，他必须先安抚好这个属下。

蓝景阳现在还离不开寒月山庄的支持，寒月山庄是寒月一手建起来的，与前朝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要不是寒月一直忠心耿耿，他不认蓝景阳这个主子都不是问题。

寒月不是愚笨的人，他要是笨也爬不到这个位置，可架不住他有一个花痴蠢笨的女儿。寒灵那天被凤轻尘和九皇叔吓傻了，随后蓝景阳一哄，她一颗心又放在蓝